

東都事畧卷第七十五

列傳五十八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也爲人質直剛勁舉進士爲贛縣尉書
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集賢校理范仲淹以言
事忤意宰相貶饒州諫官御史不敢言靖上疏論仲淹不當貶且
言陛下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坐落職監筠州
酒稅徙秦州知英州以母憂去官免喪復爲校理除右正言方是
時仁宗勵精政事增諫官員將以有所爲靖數言事合意慶歷四
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
討賊且告師期請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
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靖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所幸一
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也朝廷



雖是其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靖諫議大夫以報卒屈其議而還
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旣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除知制
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使來告捷又以靖往報靖通外
國語至爲蕃語詩爲御史劾奏出知吉州靖嘗劾茹孝標不孝坐
廢靖旣失勢孝標因之告靖少時嘗犯法靖聞之不自得左遷將
作少監分司南京六年起知虔州以父憂去官儂智高陷雍州乘
勝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卽喪次起靖以祕書監知潭州改桂
州智高圍廣州不克則還據邕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
靖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
是靖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
交趾會兵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旣而朝廷遣狄青會靖兵敗
賊於歸仁智高去入海邕州遂除工部侍郎仍帥桂管拜集賢院

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知青州除吏部侍郎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卽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遷尚書左丞知廣州拜工部尚書代還卒於金陵年六十五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游人也舉進士歷漳州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遷祕書丞知諫院兼修起居注仁宗以天下久安而西師無功慨然厭兵思正百度排羣議進用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襄在選中於是宰相呂夷簡寵遇最隆襄言其過請罷其軍國大事元昊使人乞和所請過多襄上言曰元昊始以兀卒之號爲請又欲稱男而號吾祖此足見羗戎悖慢之意今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於朝廷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

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襄立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以父憂去官服除復修起居注御史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別駕襄言貶太重介得改英州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臺職襄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輒封還之仁宗嘉其有守聞其母老特賜冠帔以寵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進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福州復移泉州襄爲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時閩士多好學而專詞賦以應科舉襄得鄉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學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往往至

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於巫覡生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召拜翰林學士三司使仁宗山陵襄總其事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爲議者所非初仁宗旣立皇子而外人稍言襄嘗有異議英宗在慶寧聞之及親政數問大臣襄如何人因襄數請告英宗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久在病告何不更用人後夏人犯邊英宗又曰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擇人襄聞之不自安遂求知杭州卽拜端明殿學士遷禮部侍郎知杭州於是韓琦進曰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爲鑒歐陽修曰陛下曾見襄章疏否英宗曰不見也修曰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令婢子學石介書歲餘學成仍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爲

言者所發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臣亦嘗爲小人嫉忌僞作臣一
劄子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閣亦賴仁宗保全由是而言陛下
曾見襄章疏猶須更辨真僞况傳聞疑信之言哉英宗曰傳聞何
可信也未幾襄丁母憂以疾卒年五十六贈禮部侍郎襄於朋友
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而哭嘗會飲會靈東園客有射
矢誤中傷人者客指爲襄矢京師喧然事旣聞仁宗以問襄襄卽
再拜媿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工於書人得其字以爲珍
藏仁宗尤稱愛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命襄書之其後又以襄書
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性耆茶第其
品目以爲譜云

何邴字聖從成都人也舉進士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遷殿中
擢侍御史知雜上疏言宰相陳執中寡學術參知政事丁度輕脫

樞密使夏竦回佞皆不協人望不當在此位親從官謀不軌竊發寢殿而連日賊未得內臣楊懷敏倚夏竦冀免失職之過郊劾其罪章累上而懷敏未去郊言不已仁宗正色曰古之諫臣常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郊曰古者諫不行言不聽故臣有碎首今陛下從諫如流何用此舉必若碎首龍墀則美歸於臣子而過在君上臣不忍爲也仁宗悅懷敏遂斥去方是時諫官有進姦言者以賊之根本起於皇后閣意欲傾中宮以進貴妃且言貴妃有扈蹕之功郊曰此必姦邪之人欲陷皇后願陛下詳察仁宗悟郊由是名重朝廷又言郭承祐不當爲宣徽使張堯佐不當爲三司使居職三年以親老乞郡除直龍圖閣知漢州就遷集賢殿修撰知梓州進天章閣待制入判銀臺司殿中丞龍昌期上所注書賜章服郊言昌期異端之學不宜崇長詔追所賜文彥博少從昌期學惡郊

言出爲龍圖閣直學士河東都轉運使劾奏故相梁適帥太原職事多弛適徙河陽又劾內侍蘇安靜爲都鈐轄怙寵不法而安靜亦降爲河中府鈐轄英宗卽位移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郟上九事一曰開聽納二曰遵典故三曰敦教化四曰辨邪正五曰明功罪六曰寬刑典七曰擇監司八曰進賢才九曰重名器召還判三班院知梓州始郟爲御史鯁切無所避爲仁宗所知晚節稍回畏在梓州西地震言陰盛臣彊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合上意由是名聲損於御史時也後提舉玉局觀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知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摯曰貸民所以爲惠也反撓民可乎奏請緩期輸之慶歷中爲御史權知諫院元昊納款石元孫來歸議

者欲援赦釋之摯不可曰元孫不能死行陳今不誅何以厲將臣
哉李用和除宣徽南院使不數日又除同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
瓊國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功臣也晚年方得使相陛下豈可
以名器而私外戚哉又言張堯佐緣官掖以進恐上累聖德仁宗
曰梅摯言事殊有體爲三司戶部副使以事出知海州徙蘇州入
爲三司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
士知滑州州歲調民以備河民甚困摯以州兵代之而民獲休息
入知三班院出知杭州仁宗賜詩以寵其行徙江寧府拜右諫議
大夫移知河中府卒年六十五摯資性純厚不爲矯厲之行平居
未嘗問家業云

許元字子春泰州海陵人也少以蔭爲太廟齋郎稍遷太子中舍
知如臯縣元爲吏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西兵出久無功而天

下勞弊三司言元有材以主摧貨元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今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於是范仲淹薦其能擢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爲使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元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仁宗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

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擢元天章閣待制元在職十有三年已而乞守郡乃以知揚州越州又徙秦州卒年六十九

陳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也舉進士知長沙縣浮圖有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雩都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後爲開封府司錄青州男子趙宇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宇爲狂徙建州而元昊果反宇自訟所部弗受卽亡至京師自訟宰相怒下宇開封獄希亮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所司其言驗不當加責與宰相爭不已宇由此得釋會考殺外戚沈元吉沈氏訴之希亮坐免官盜起

京西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督捕盜賊誣向氏父子爲盜梟其首於市希亮察其寃下德贇獄德贇竟抵罪歷知宿滑曹壽四州提點江東河北刑獄入爲開封府判官久之爲京西京東轉運使知鳳翔府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旣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自劾求去坐是分司西京遂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爲人清勁寡欲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沿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其爲吏嚴而不殘少時從鄉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希亮以女聘其子而贍恤其母終身其篤於恩義如此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也舉進士爲招信尉金壇令知犍爲縣
通判潭州孫抃未識中復卽舉爲監察御史裏行或問其故抃曰
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遷殿中侍御史裏行彈治
宰相梁適罷中復亦出通判虔州未至知池州復召還宰相劉沆
逐言官趙抃范師道中復論沆治温成喪天下謂之劉彎俗謂彎
棺者爲彎則沆素行可知於是沆罷相爲殿中侍御史改右司諫
論賈昌朝不宜拜樞密使遷同知諫院侍御史知雜事除三司戶
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徙瀛州改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
閣直學士知江寧府移知成德軍時方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徧行
諸邑中復謂斂散固自有期止之移知成都府時議以永康軍爲
縣中復以爲永康控制威茂不可廢其後夷人寇茂州乃復以永
康爲軍云遷給事中知永康軍關右大旱人多流亡中復奏請賑

卹而執政遣使案驗誣以不實坐奪一官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
坐用公使違法被劾罷府事卒年六十八中復為人樂易簡約好
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

東都事畧卷第七十六

列傳五十九

劉敞字遵父袁州臨江人也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蔡州
召試遷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仁宗賜夏竦諡曰文正敞言諡者
有司之事也竦之行邪而陛下諡之以正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
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仁宗爲更竦諡曰文莊張貴妃追號
溫成皇后有請立忌日者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
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乎同修起居注尋遷右
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敞博聞彊記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自古
北至柳河回曲千餘里敞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不數日可至
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虜人不虞敞知皆相顧驚愧曰誠如公言
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易也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

東坡志林 卷之六
虎豹虜不知名以問敞敞曰此所謂駿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如
所見虜人益歎其博物使還求知揚州初狄青在兵府諸軍訛言
藉藉每出小民輒聚觀仁宗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指敞將行言於
仁宗曰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全終始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
當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仁宗頷之曰可語中書敞見三丞相
謂曰向者天下有大憂今有大疑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
尚存具以青事告之丞相唯唯敞旣至州遣公卿書曰汲黯之忠
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朝廷皆知爲青發也京師大水彗星
見青出判陳州青去之夕而彗沒自揚徙鄆州糾察在京刑獄嘉
祐四年裕享羣臣上尊號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尊號盡善矣陛
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爲請殆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
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美哉仁宗然之遂不允羣臣